

中國文化下的教育之省思

徐式寬*

摘要

中國文化下的教育有其特性並受到國際討論，但是在臺灣深受影響的我們，卻較少深入探討。筆者透過自身研究經驗，以及與一群國內歷史、人類學及教育多個領域的學者共同編寫書籍之過程，反思本土的教育現象，並對其源頭的文化與制度提出一些觀察。本文特別針對實施超過千年而影響至今的科舉制度，提出其具有鼓勵人向上的正向作用，卻也具有對於考試失敗者或非讀書人漠視之嫌。本文並提出科舉制度欲舉德賢者以治國的原始目的，可能已在現代學校課程與考科下變得模糊。在失去目的的考試制度下，我們該何去何從，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關鍵詞：中國文化、技職體系、科舉制度、國中會考、教育困境



DOI : 10.6869/THJER.201806_35(1).0003

投稿日期：2018年9月28日，2018年11月4日修改完畢，2018年11月5日通過採用

*徐式寬，國立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E-mail: skhsu@ntu.edu.tw

壹、緒論

中國文化對於教育的影響，常在國際間引起重視與討論。過去對於中國文化與教育關係的研究，許多來自於外國學者，或者是身在國外的中國學者（周祝瑛，印製中）。但是，對於生活在臺灣的我們，即使中國文化就在身旁流轉、移動或改變，我們深受影響，卻很少去注意、檢視或反省它。這個現象，在教育這件事上似乎又特別明顯。即使身處其中的我們經常感覺受到過去文化的影響，但是卻難以理出頭緒或找出脈絡。過去幾年間，筆者與一群臺灣的研究者組成一個讀書會，嘗試從自身的角度出發，檢視我們所在的文化環境與教育之間的關係，並將想法整理成《培育：中國文化中的教育》（*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Hsu & Wu, 2015）一書。

第一次注意到中國文化對於教育的影響，是透過筆者的研究領域——教育科技的研究。無論東西方，對於學校與教師為何要使用教育科技的原因，首先推崇的便是教育科技對於個人化、知識建構、學生為中心等教育理念的支持（Becker & Ravitz, 1999; Ertmer, 2005）。筆者不太確定臺灣有多少教師擁有這樣的信念。當筆者執行全國性的學校教師資訊融入教學大型調查計畫時，發現大多數的教師即使在身邊擁有充足的科技設備，甚至教師本身也具有相當的資訊科技能力，仍很少在課堂上運用資訊科技（Hsu, 2017）。這不奇怪，因為許多國家的教師，包括歐洲已發展國家在內，也有類似現象（Gil-Flores, Rodríguez-Santero, & Torres-Gordillo, 2017; Wastiau, Blamire, Kearney, Quittre, Van de Gaer, & Monseur, 2013）。但在筆者檢視最少使用教育科技的學科科別時，驚訝地發現，落在最後面的都是我們所謂的考科，也就是國中的國、英、數、社、自五科（徐式寬、關秉寅，2011）。這一點，是筆者從來沒有在文獻上看過的，因為美國沒有大考文化。

在我們的社會中，大考文化絕非教育界專屬之事。事實上，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全民運動。不論是過去的聯考、後來的基測、現在的會考或學測等，也不管題目的形式是單選複選或非選、考試的內容是記憶還是評析，大考的本質並沒有改變。這樣一個藉由一個一次性的大型考試，篩出學生，作為分配社會資源的策略，帶給人無限的希望，以及向上爬

升的憑藉（Yen, 2015）。這個大型考試，溯源自科舉制度。

在形成上述這本書的過程中，當讀書會的成員們討論到我們的教育狀況時，我們不約而同地，從人類學、歷史學、教育學等方面，以不同的角度來檢視同一個問題，那就是科舉制度。

貳、科舉制度的正面影響

科舉制度從隋朝開始，經過唐朝與宋朝不斷地修正與改善，直到清末為止，在中國歷經了一千三百年（605-1905）（Hsu & Wu, 2015）。在臺灣，雖然有很長的原住民時代，以及大約一百年的荷蘭西班牙與日本之殖民統治，但是近代臺灣社會中教育等制度的建立，主要來自於明鄭與清朝的漢民族文化傳統，包括科舉制度。在意義上，科舉制度或許比較像現在的國家考試，因為其目的為遴選任職於國家政府機構的人才；但是在地位聲望與資源的取得上，卻更像現今的升學制度，因為它是過去讀書人在社會上主要的爬升管道。從秀才可以獲得減賦、減役的優待，到舉人可以獲得免稅補助與名聲，到了進士則可以獲得皇帝指派成為地方官等，每一步對自己及家庭都有重大意義。現在雖然距離廢除科舉，實行西方學校制度已經一百多年，但是，我們目前的大考制度以及對於讀書目的的想像，相當程度仍然承繼了科舉制度。

首先，學歷在社會上相當重要。不論是政府機構的敘薪或是私人公司的聘僱篩選，都相當重視學歷。當年在廢除科舉制度時，清政府曾頒布通告，告知民眾，西方的小學、中學與大學便等同於傳統科舉中的秀才、舉人與進士（張倩儀，1998）。自此，學歷與科舉的層級對應，深入民間（Hwang, 2015）。過去就讀高中的人不多，念大學的人更少，學歷高者都是經過層層篩選的菁英人才，因此學歷與仕途保障的結合度高，符合科舉層級的樣貌。但近二十年來，廣設高中、大學與推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後，高中已成為國民教育，大學也很普遍。然而，這些變化並沒有削弱眾人對於更高學歷的追求。目前不只高中生，即使是高職學生，大多也都拚升學。在106學年度，國中升學率為99.78%（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8），高中升學率為96.7%，高職的升學率為

77.3%（教育部統計處，2018）。

而在學校方面，也仍多保存菁英制度。科舉制度的功能之一，是讓領導階級在眾人中篩選出菁英，以將其從陌生人拉入熟悉圈（Yen, 2015）。若通過殿試成為進士者，不但能獲得皇帝直接指派工作，還能夠光耀門楣，因此讀書人在中國社會的地位一直都是崇高的。士、農、工、商的社會階級排序深入人心，勞心與勞力的工作有所差別（Hwang, 2015）。在科舉文化的影響下，學生的學習目標、考試成績與升學管道也緊密相連。成績好的國中學生的第一首選常為高中，而成績不好的學生只好進入高職；高中生成績好的，通常會選擇進入普通大學，而成績不好的，只能選私立科技大學。此一選擇不僅造成社經地位的差異，且有文化的差異（林大森，2002）。而在大學數量增加，學歷有通膨之虞後，單單只有學歷是不夠的，還要進入好的高中與大學，才能提供未來升學就業較好的保證（黃毅志、陳怡靖，2005）。於是，許多父母從很早就開始努力，提早提供補習機會、搬家到好的學區以進入好的國中、參加競賽等。在中國也是如此，若成績不夠強，擁有特殊才藝也能成為進入好學校的門票（Yuan, 2015）。父母盡一切努力希望將學生送入明星高中，即使違反小孩的意願，有些父母也在所不惜（林芮緹，2017）。

這樣的考試競逐的好處是，家長非常重視升學，群體力爭上游。但是，也可能衍生許多沒有看到的問題。以下試舉兩個面向。

參、科舉制度隱藏的黑暗面

現代科舉制度面臨的問題之一是人數問題。古代的讀書人，其實是不事生產的一群人。士、農、工、商的「士」，僅是百工之一，人口有限。所以，我們傳統中對於讀書與考試的描繪，是僅針對一小部分的人而言。但是，跟古代不同的是，現在念書的人是所有的人，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幾乎所有的國中生都要升學。如果每個人都需要奮力地懸髮刺骨地去念書，那會是什麼情景呢？

我們首先假設，所有的人這麼努力地念書，目標是為了考上好的

高中、好的大學。所以先來調查，國中畢業進入第一志願的學生有多少人。以2018年臺北市的明星國中為例，可以考上第一志願的比例約為10%~14%（李正中，2018）。進入前三志願的則約為20%~30%（臺北市中正國中資訊組，2018）。換言之，其他約70%~80%的學生，就會進入一般的社區高中或其他學校。這些社區高中的區分不大，沒有一定的排名順序。所以實際上，大多數的學生，整整三年，都在陪那些少數的人念書，做一樣的測驗卷，考一樣的試，沒有空間時間探索自己的興趣與長才。更糟的是，若孩子不喜歡念書，那麼很可能在這三年間就會經常充滿挫折與自卑，甚至對念書或學校感到厭惡。三年過去了，相對於那些榮耀上榜的考生，沒有考上好學校的考生則是家庭、學校挫敗的象徵，鮮少人過問。

所以現代科舉制度的問題之二，是對於念書不擅長的學生缺乏想像。古代讀書人多半是自願的，如果一次考不上，會繼續努力。若中途決定不再考，也能在地方上享有一定聲名地位，因此比較少存在被強迫或志不在此的狀況。相對而言，對於念書不力的學生，我們沒什麼經驗。因此對於成績不佳的學生，我們可能不理解、不諒解、不支持，甚至不在意。以國中會考成績分級為例，在最前面的精熟級（A）的僅有16%~20%的人數，但是還要分為三級，尤其針對前面5%的人再多分一級稱為A++；但是對於下一層的B級，雖然也分三級，但分數寬度從30%到80%的人都屬於這一級。至於最後面的分數，不論是最後15%或30%，都一律稱為C級，而且完全沒有人再為他們做進一步的分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18）。在國中階段，目前政府對於不擅讀書而落後的孩子，有提供補救教學，但是，補救教學只有包括國文、英文、數學這三個科目，而補救的時間、教材、師資規劃等仍有許多問題（王金國，2016）。

這些讀書不擅長的國中學生，在過去多年間，會直接依其大考分數，分配進入高職。現在即使新課程講究適性揚才，國中端的學校課程與活動對於學生的輔導仍然有限。而高職的分科因有其符合經濟發展的歷史緣故，非常繁瑣而精細，專業科目內容與技術相當深入，且不論轉科、轉校或轉學制因受名額及專業限制，目前都極為困難。進入高職

後，若課程教學等與期望有落差，學生容易適應不良，並再次經歷失敗或選擇輟學。對於繼續升學的高職學生，高於七成會進入私立科技大學就讀，但是這些學生畢業後，是否具有專業或容易求職，則仍待評估。在高職中，即使具有高度專業的技術競賽選手，政府亦不重視，民間產業也用不到這些技術，因此他們畢業後也不一定有工作（譚仰光，2015）。以上這些現象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這是我們重視成績與追求學歷的黑暗面。

但是，在中國文化中，讀書人是否僅強調考試的結果？所謂的十年寒窗苦讀，是在讀些什麼內容？傳統文化中的讀書人，學習的目的為何？這些考試形式之外的目的與內容問題，反而少被提及，而這些是我們在這本書中著重討論的議題。

肆、古代科舉之目的與內容

過去的科舉制度，目的在為國家舉才，講究拔擢具有學識、胸襟的君子（Hwang, 2015）。如果通過鄉試等各層考試成為進士，皇帝則會指派工作，使之成為地方上的父母官。傳統科舉的考試科目為四書五經，皆為修德之道。讀書人被期許要透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下人著想。因此，念書考試雖然是通向仕宦之路的途徑，但同時也是個人提升道德層次的方法。這些忠孝節義等君子之道，透過人物典範，藉由坊間戲曲小說等，即使是販夫走卒不識文字者，亦能受到陶冶人心的教化（胡美琦，1995）。

然當科舉制度在清末被廢除，代之以西方的學校制度之後，這個君子為讀書人的培養目的，受到了極大的挑戰。雖然科舉考試的一次性篩選形式被保留了下來，但是考試的內容有了巨大的轉變。過去科舉的考試科目為四書五經，主要的學習內容為修身與治國的道理；而在現代學校，包括小學、中學、高中、大學，學生所念的科目是學科專業科目，也就是國、英、數、社會、理化（Hsu, 2015）。因此學生如果念得很精通，那就是變成學科專家，而非傳統科舉考試中所希望拔擢的才德高尚者。

自此，科舉制度下傳統讀書人應為君子的期許，在現代學校正式課程中已然式微。在現代的教育中，讀書的目的變得非常模糊，考試也只剩下篩選的功能。一般的國中學生，甚至國中教師，都可能會認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考上好的高中，因此學生必須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努力地將所有的考試科目都念到熟練，只有這樣才能夠在大考中獲得高分。

教育政策上，在我們自己的傳統教育目標消失之後，代之而起的則是對國際趨勢的依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所提出的未來公民所需具備的能力，例如問題解決或國際觀等，成為即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標榜的，培養素養的教育目標（蔡清田、陳延興，2013）。這些素養是否能夠呼應中國文化中對於教育的理解與追求，仍待檢驗。多年的教育改革已使得升學管道較為多元，但是一次性的大考成績依然扮演著重要的升學篩選功能。過去曾為成才根基的德行修養在九年一貫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不見痕跡的影響為何，都仍待觀察（劉秀嫻、李琪明、陳延興、方志華，2015）。或許我們可以嘗試再度回到傳統典籍中，重新檢視對於人的特性與發展的描述，並反思教育的內涵與目標。

伍、離開了傳統之後要怎麼走

在讀書會的討論以及書籍的撰寫中，我們從傳統歷史典籍整理對於人性與學習的論述，並採用人類學與教育學的方式進行現代教育案例的撰寫，同時也透過比較古今觀察教師角色的更迭。

首先，我們提到了歷史上儒、道、法各家對於人性本質之不同假設及其對學習的影響，也提到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好」或「善」（Goodness）的定義，以及成聖成王對於我們的意義。此外，我們從文獻與實例中，觀察品德的培養在教養中的不同階段，包括胎教、幼兒、小學以及中學的實踐狀況。我們也從人類學的角度，提出了科舉制度在社會流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讓陌生人有階梯可以進入上層或統治階

級。我們還以中國蘇州的美術考試中人類學的田野資料為例，描述學生與家長如何以美術作為一塊敲門磚，進入好的大學。最後，我們提到中國文化中兼具人師與經師的教師角色，如何受到西方教師評鑑制度之挑戰。在最後結論中，我們總結了科舉制度在過渡到現代教育之時所發生的問題，以及目前面對的幾個問題。在書籍最後的附錄，我們整理了過去千年來在教育方面的重要里程碑，提供國內外學者參考對照。

在實踐了千年的科舉制度之下，對於讀書、考試、求學、成才、教師與學習等概念與實踐，我們有自己一套複雜且綿密的系統。且在剝離了考試制度的百年後，我們依然遵循著許多傳統的軌跡。只不過，行進的方向卻無法完全與過去對應。教育目標到底是什麼？現今仍是一個深深困擾我們的問題。我們可以想方設法去符合當今流行的世界潮流，但也可以深入地面對自己的問題，釐清困難之處。總之，這本書的撰寫是一個拋磚引玉的嘗試，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這樣的探索，找出我們自己的答案。

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8）。國小、國中、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升學率。取自<http://stats.moe.gov.tw/files/ebook/indicators/106indicators.ods>

【National Statistics, R.O.C. (Taiwan). (2018). *The percentage of graduating class progressing to the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junior high, and high school*. Retrieved from <http://stats.moe.gov.tw/files/ebook/indicators/106indicators.ods>】

王金國（2016）。補救教學之問題與建議。《臺灣教育評論月刊》，5(11)，12-17。

【Wang, C.-K. (2016). Th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for remedial instruction. *Taiwan Educational Review Monthly*, 5 (11), 12-17.】

李正中（2018）。請問各位有誰知道107國中會考中正敦化金華仁愛靜心附中弘道介壽等國中5A++（>35分）人數及占九年級生比例。取

自<https://forum.babyhome.com.tw/topic/4783586>

【Lee, C.-C. (2018). *Does anyone know the percentage of top score students for 2018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Program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ninth grade from local junior high school?* Retrieved from <https://forum.babyhome.com.tw/topic/4783586>】

周祝瑛（印製中）。書評：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清華教育學報。

【Chou, C. P. (in press). Book review: 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Tsing Hu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林大森（2002）高中／高職的公立／私立分流對地位取得之影響。教育與心理研究，25(1)，35-62。

【Lin, D.-S. (2002). The effect of academic/vocational public/private tracking in status attain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25 (1), 35-62.】

林芮緹（2017）。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殺死跳樓北一女學生的，不是她的父母。報橘。取自<https://buzzorange.com/2017/09/07/the-suicide-taipei-first-girls-high-student-wasnt-killed-by-her-parents/>

【Lin, R.-T. (2017). Everyone is a victim: Those who killed the first girl high school student were not her parents. *Buzz Orange*. Retrieved from <https://buzzorange.com/2017/09/07/the-suicide-taipei-first-girls-high-student-wasnt-killed-by-her-parents/>】

胡美琦（1995）。中國教育史。臺北市：三民。

【Hu, M.-C. (1995).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Taipei, Taiwan: San-Min.】

徐式寬、關秉寅（2011）。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素養評量表之建構與調查。科學教育學刊，19(4)，335-357。

【Hsu, S., & Kuan, P.-Y. (2011).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ICT integration scale for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19(4), 335-35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2018）。107年國中

教育會考各科能力等級加標示與答對題數對照表。取自https://cap.nace.edu.tw/exam/107/1070608_1.pdf

【Research Center for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Testing. (2018). *The chart for score level and its corresponding number of correct answers for each subject in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cap.nace.edu.tw/exam/107/1070608_1.pdf】

張倩儀（1998）。**另一種童年的告別：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後回眸**。臺北市：臺灣商務。

【Chang, C.-Y. (1998). *Another farewell to the childhood: The last look back of the disappearing world of humanities*. Taipei, Taiwan: The Commercial Press.】

教育部統計處（2018）。**106學年度各級教育統計概況分析**。取自http://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6_all_level.pdf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8). *The analysis of the educational statistics of all education levels for the school year of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06_all_level.pdf】

黃毅志、陳怡靖（2005）。臺灣的升學問題：教育社會學理論與研究之檢討。**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5(1)，77-118。

【Hwang, Y.-J., & Chen, Y.-G. (2015). The problem of entering advanced schools in Taiwan: 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review on theory and research.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 (1), 77-118.】

臺北市中正國中資訊組（2018）。**感謝9導！！「感恩的心 感謝有您」**。取自<http://www.ccjhs.tp.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9644>

【Taipei Municipal Zhongzheng Junior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Division. (2018). *Thanks to the 9th grader homeroom teachers with grateful heart*. Retrieved from <http://www.ccjhs.tp.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9644>】

劉秀嫻、李琪明、陳延興、方志華（2015）。品德教育現況及因應十二

- 年國教課程改革之調查研究。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60**(1)， 79-109。
- 【 Liu, H.-M., Lee, C.-M, Chen, Y.-H., & Fang, C.-H. (2015). A report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school response to the 12-year curriculum reform.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ciences*, *60*(1), 79-109. 】
- 蔡清田、陳延興（2013）。 國民核心素養的課程發展意涵。 **課程研究**， **8**(1)， 1-13。
- 【 Tsai, C.-T., & Chen, Y.-H. (2013).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or the core competency of the citizen. *Curriculum Studies*, *8* (1), 1-13. 】
- 譚仰光（2015）。 七大面向看臺灣不重視技能選手。 **技職3.0**。 取自 <http://www.tvet3.info/worldskills-issues/>
- 【 Tang, Y.-K. (2015). Seven aspects on the overlook of skill athletes in Taiwan. *Craftsmanship insights 3.0*. Retrieved from <http://www.tvet3.info/worldskills-issues/> 】
- Becker, H. J., & Ravitz, J. (1999). The influence of computer and Internet use on teachers' pedagogical practices and perception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Computing in Education*, *31*, 356-384.
- Ertmer, P. A. (2005). Teacher pedagogical beliefs: The final frontier in our quest for technology integratio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 Development*, *53* (4), 25-39.
- Gil-Flores, J., Rodríguez-Santero, J., & Torres-Gordillo, J. J. (2017). Factors that explain the use of ICT in secondary-education classrooms: The role of teacher characteristics and school infrastructur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8*, 441-449.
- Hsu, S. (2015). Conclusion. In S. Hsu & Y. Y. Wu (Eds.), *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pp. 259-273). Singapore: Springer.
- Hsu, S. (2017).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a scale for measuring changes in teachers' ICT integration proficiency over time. *Computers & Education*, *111*, 18-30.

- Hsu, S., & Wu, Y. Y. (Eds.). (2015). *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Singapore: Springer.
- Hwang, T. M. (2015). The studying and striving of secondary students. In S. Hsu & Y. Y. Wu (Eds.), *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pp. 127-148). Singapore: Springer.
- Wastiau, P., Blamire, R., Kearney, C., Quittre, V., Van de Gaer, E., & Monseur, C. (2013). The use of ICT in education: A survey of school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8 (1), 11-27.
- Yen, H. C. (2015). Education-based mobility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S. Hsu & Y. Y. Wu (Eds.), *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pp. 181-199). Singapore: Springer.
- Yuan, J. I. (2015). Art transforms destiny: The unified examination and fine art education. In S. Hsu & Y. Y. Wu (Eds.), *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pp. 149-179). Singapore: Springer.

Reflections on Educ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Shihkuan Hsu*

Abstract

Although educ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discussed internationally, the topic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discussion in Taiwan. The reflections in this article stem from a discussion group that included local scholars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including history,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analyzing current educational problem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lasted over a thousand years—from ancient China to 1905. Both the positive outcomes, such as producing upward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such as the effect of failing examinations, are addressed. The goal of selecting virtuous scholars to become government officers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well established in the past, but such goals are no longer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school curriculum and content of the examin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educational reform should acknowledge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associated with such disorientation and invest efforts in figuring out the new directions for education.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ystem,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Program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ducational problems



DOI : 10.6869/THJER.201806_35(1).0003

Received: September 28, 2018; Modified: November 4, 2018; Accepted: November 5, 2018

* Shihkuan Hsu, Professor,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skhsu@ntu.edu.tw